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九二・集部・別集類

- 夏峯先生集十四卷補遺二卷（卷二至卷十四）〔清〕孫奇逢撰……………一
- 尊水園集畧十二卷補遺二卷〔清〕盧世淮撰……………三三七
- 金文通公集二十卷奏疏六卷詩集六卷外集八卷（卷一至卷三）〔清〕金之俊撰……………五八五

夏峯先生集卷之二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語錄

昔人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爲己物愚謂只有這件事是生之所以爲生全而生之者無愧矣死之所以爲死全而歸之者無愧矣不能完得此件生也罔然死也罔然

問世界多缺陷人情多苦趣不知如何方是圓滿方得

夏峯集

卷二

快樂曰若求無缺陷之時天地有所不能時有窮通歲有豐儉身有老少隨緣順應不作非分之想在境界之缺陷而我不見有缺陷也人見爲苦趣而我不見爲苦趣也如斯而已矣

水遇寒凝結成冰冰遇暖消融成水水之與冰原非二物人心者一念之迷道心者一念之覺迷如寒之凝爲冰覺如暖之融爲水亦非有二物也覺時卽非迷更無兩候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曰誰能明叛于綱常名教之外邊

父亦知愛遇兄亦知敬遇親戚朋友亦知禮讓此百姓日用于其中者也而謂其知愛親之實以盡仁之道知敬兄之實以盡義之道知親友相接之實以盡禮讓之道此賢知所不能者烏敢望之于百姓乎道

之不行由不明孟子敘道統而歸于見知聞知則知乃聖者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民原知不得

長生之說久中于貪生者迷妄之心結成誕幻之夢不知人無百年不滅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堯舜湯文周孔以至周程張朱諸儒其形之滅也久矣而其

夏峯集

卷二

心固炯然常留天地間也二氏所謂長超生死意亦如是于此不悟必欲苦苦存此殘喘之形軀亦愚矣試看暮年之人志氣昏亂似無知識之孺子夫孺子之無知識其天全暮年之無知識其神亡神亡而形存所以晚年多敗德耳長生何益

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此固仁人長者之行御小人使不罹于法此尤天地父母之心

余嘗言夢寐難對蓋有是心因有是夢亦有絕無是心而竟有是夢者甚訝之隨于鷄鳴平旦時簡點生平

今無是心矣或壯年有之或少年有之其根猶在故不覺其何隙而竊發也無盜賊之夢者原無盜賊之心種種情緣物欲畢竟有戀而難割者在是在人自搜剔耳

盈天地間千條萬緒紛陳于耳目目前其視之禮與非禮目不能操其權其聽之禮與非禮耳不能操其權總歸之于心心主思思其非禮者勿視勿聽此謂先立其大此處大有擇執功夫思則得之而大立立之久則紛陳吾前者各歸條理思而還其無思之體故曰

夏峯集

卷二

三

天下何思何慮認何思爲無思何慮爲無慮未免以食色爲性其流弊將不可言邇來學人多主此說不知于近思慎思九思之旨當否周公大聖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方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屏思絕思而未見其能得也能中也聖人從容中道纔見天下何思何慮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不失二字最有力如盆中菊赤子之不學不慮是根裏花大人之不思不勉是梢頭花然氣息灌溉枝葉毫無傷損其用功也亦

勤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知此方可言不失赤子之心

得之爲有財而以天下儉其親此名教罪人然實無財必以財爲孝破廉喪恥辱親實甚故曰殮首裹形未爲不孝有情有文者于親無恨于心無恨情至而文不至者有愧于親無愧于心情文兩不至乞墮登墮務爲苟得祇虧體辱親而已矣
問自立之道曰必欲隨俗入同流合汙一路必不隨俗入索隱行怪一路均非特立獨行之士

夏峯集

卷二

四

問人生何爲第一義曰知恥不知恥無論忠孝大節不能做卽小廉曲謹之事亦不肯做

從來謂潛與見爲兩局闇與章爲二境愚謂君子潛固潛卽見也仍不離潛之體總歸于潛而已君子闇固闇卽章也仍不離闇之用總歸于闇而已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潛與闇之謂也

教雖多術然不離誘掖磨練兩法誘掖爲初發心者設磨練爲久發心者設初發心但據見在一念多方接引絕不肯求孔子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孟子引齊

宣王是也久發心則必迴照其平時細加簡點毫不假借孔子成就及門諸弟子孟子謂樂正子徒哺餒是也涇陽云兩法兼用纔可大可久

問過去者不能不沾滯未來者不能不將迎此病應如何曰不必然之沾滯不必然之將迎當下立斷然亦有過去未來與當下相關者則過去未來皆當下也孔子忘食忘寢以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豈其沾滯于過去將迎于未來者乎懲前日之非堅後來之是皆從當下做起

夏峯集

卷二

五

世運有古今人知之而一人之身一生亦有古今焉一日亦有古今焉由孩提而稍長而壯而老一生之古今也由雞鳴而平旦而晝而夜一日之古今也一生之古今當于孩提稍長時清其愛敬之真念勿令有初者鮮終一日之古今當于雞鳴而起時清其有善無利之本念勿令出此而入彼一刻悠忽遂成墮落可不勉諸

從來做聖賢做豪傑眼界欲空腳跟欲實眼界不空則識趣卑陋闔手便差腳跟不實則操修影響到頭彌

惑孔子登泰山小天下眼界之所以空也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腳跟之所以實也

張侗初云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此言形生非生形死非死有所以超于生死之外者在有元客云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涇陽聞而擊節稱善廣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繼而思之須是生死一齊放下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便識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

夏峯集

卷二

六

此便無生死可言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賸語矣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愚謂常見在三字極平常極高遠孔子之時習孔子之常見在也曾子之日省曾子之常見在也顏子之四勿顏子之常見在也孟子之勿助勿忘孟子之常見在也子思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子思之常見在也無一刻不在便是至誠之無息天道之不已稍雜物欲則此心時在時不在全爲物欲所錮蔽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在矣只一心不在便不可以爲人求放心三字是起死

回生之手

以聖賢豪傑為必不可能甘心為不肖者此無志之凡民也指悟頭為了頭認見成為聖賢不事學修之功謬以食色為性竊自負為不世之豪傑不知祇成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矣

問囚果有無日因果有無俱不必論第謂忠臣義士含冤地下便以為殃而無作善之報則非也亂臣賊子含笑九原便以為祥而無作惡之報則非也天既成之為忠臣義士則忠義便能立命祥有大焉者乎天

夏峯集

卷二

七

既俾之為亂臣賊子則亂賊便是定案殃莫殃于此矣一時之賞罰可逃千秋之衮鉞難掩禦乎可畏竊莫咎積善不靈也

邈有讀鹿伯順說約者極服其快論然謂其論猛其氣勝子曰誠然鹿子服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且與人相砥礪居然鳳翔千仞俯視流俗其發金花也觸神皇帝之怒而神皇帝不能奪其志其上書葉首揆座師也觸首揆之怒而首揆不能奪其志其疏辨馬御史也觸舉朝臺省之怒而舉朝臺省不能奪其志嘗

題聰官署云官要錢瞞不過吏不怕對天對地對神明只怕對吏士無恥成不得人漫言做聖做賢做豪傑且言做人陸子之喊天喊地孟子之塞天塞地鹿子身有之故其言如此

謂諸子曰日悠忽而自謂無事者不知有本分事也知有本分事則耳目精神何日是苟安之日日經營而自苦多事者不能無願外心也能無願外心則晦明風雨何時非受享之時諸子請問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是謂本分事居也而無求安食也而無求飽是無願外心請益曰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非願外也已無求安而願與人共安已無求飽而願與人共飽實本分也素位而行者須不願外不願乎外者須行素此方是君子于此通徹纔可言學

夏峯集

卷二

八

學之頭腦要在識仁學之下手須先求信蓋仁者五德之始所以統四德也信者五德之終所以成四德也幾希之仁義禮智人恒有之患在不實有諸己耳天地間氣有聚散物因而有成敗無散而復聚之氣則

無敗而復成之理先儒亦云物之敗也其氣遂盡無復本厚之理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耶

問處人之道曰不失己自不失人敬在君子而能起君子之敬者不在君子也侮在小人而能卻小人之侮者不在小人也于已取而已矣

范景龍昔爲子題一聯云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今逾三十年矣默自循省揚善庶其自勉而隱惡甚愧未能蓋賦性褊急是非之心不能混淆故多不能容即強爲容矣非其中之所恬也古人有言聞人過失

夏峯集

卷二

九

如聞父母之名此豈無當于義而故爲含宏哉君子一于求已故不暇責人也顧廚俊及之禍正不明其默足容之義皆所謂不知學者耳連日覺有口過書以志警并告教小子

戴岩擘來書云閑邪固是終始要領然克治時如此不知靜中存養時其實實下手處若何光景至所云勿助無忘如何節候荅云紫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是真實下手做工夫處然動靜卻不容分時時動動中有靜時時靜靜中便有動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于無念中而忽起一念此便是動當省察此念之

從理從欲理則存而欲則克此是惟精工夫到得無欲之可克理不待存而自無存此便是惟一工夫省察在此存養在此非謂精矣遂無羸一矣遂無二人心道心共域一罔念遂是人心一克念遂是道心道愈高而魔愈大閑邪是始終要領而存誠即在閑邪中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全是省察克治而居安資深逢源便是靜中存養光景此時亦不必太著力然深造自得之時卻不容得一念忽忘一毫

夏峯集

卷二

十

正助志與助即邪也僕嘗聞之學先不睹不聞地功在勿忘勿助間此實工夫真節候也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懼是存養是不忘戒慎而非著力無欲速是勿助孔子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如此存養省察之功然後有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際正可想見存養

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至今日而霸業亦絕響矣然王風帝德未嘗不浮寄于天覆地載之間孔孟有志三代道雖未行而道未嘗不明孔明有儒者氣象伯淳有

王佐才昔人嘗稱之予謂陽明之學術事功真儒名士合并為一一洗寫儒曲士之陋習矣

陽明在嶺諸寇平捷上設酒勞諸生曰以此相報諸生懼然陽明曰自吾大征及登堂賞罰直至與諸生相對並較無少增損此即諸生之助尹吉甫中興歸而飲御乃在張仲孝友亦此意益信革車百兩無異疏水曲肱

大學心廣體胖論語說樂不愠中庸無入不自得孟子睟面盎背于占至聖大賢其所受享只有這些子然

夏峯集

卷二

十一

非可襲取而偽為也心廣體胖須本誠意說樂不愠須本時習無入不自得須本素位睟面盎背須本仁義禮智根心隨取隨足常用常效不取不足不用不效索影子形之外求響于聲之外此必不得之數也人生自少而壯而老必先有主張欲作何等人欲做何等事方不惑于他歧夫子所謂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者也到知命時日用皆天則之流行神無方易無體變動不居不可為典要孔子從心不踰矩與大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一個境界

道不離器離器何處覓道性不離形離形何處覓性六十四卦之中無一卦非太極也三百八十四爻之內無一爻非太極也謝上蔡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是在學者自悟耳

吾人一日之間能討得個境閒心靜便是羲皇以上人莫看得容易貧賤人役役于衣食境固不閒心何能靜富貴人擾擾于名利境愈不閒心何能靜非真實見道安能享此閒靜之福境非以無事為閒心非以無事為靜直能行所無事而已此所以為難

夏峯集

卷二

十三

人有言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謂此日為一年之結局也又有言下棋下盤末後一著謂此著為一生之結局也人生難得盡善此著結得好從前不善可無論生平雖多可述此著結得不好從前之善亦可無論微乎危乎可容一息不慎乎不容不思不容不慮但思其所當思慮其所當慮則思慮漸省矣不容不講不容不說講其所當講說其所當說則講說漸省矣不容不非不非但是不必于己非不必于人則是非漸省矣

不睹不聞寂然不動之體此時無有與之對者卽所謂
惟一也然須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懼此寂然不動
者方無閒雜是之謂惟精精矣而又覺其蘊也一矣
而又覺其二也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孔子何有于我
之念到底是如此一倦則全體俱非安有寂然不動
之時

或問以禮節之與發皆中節恐不同曰未嘗不同但有
安勉之分耳以禮去節所謂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發皆中節所謂樂節禮樂有從心不踰矩之意及其

夏峯集

卷二

五

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是非好惡乃士君子行已持世之大端韓魏公不分黑
白語到小人傾已處氣益和平矯與偽俱非也蓋是
非者致知之源存其是而盡其非非一味別白于人
也好惡者力行之實不使尙而不使加亦豈爲人哉
魏公器量過人澄不清濁不濁乃能養國家和平之
福不見顧廚俊及名成而國受其敗者以虛名受禍
季世君子多犯此病其默足容正其沈潛于是非而
不浮動于好惡耳求已求人不可不辨

哲人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
亦未爲非但不知天與我以性我果能盡則形雖亡
而此一段精氣神理當自常存于宇宙間若不能盡
則當生時而神理已亡矣朝聞夕可謂不聞則罔生
耳與腐草何異

虞廷授受日中孔門傳習曰仁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總
是一個己非別有一個己代替此一個己也人心之
心道心之心總是此一個心非又有一個心換去此
一個心也克復而天下歸仁精一而允執厥中正非

夏峯集

卷二

六

有二意

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是無時無處莫非
天理之流行也精一執中是堯舜自己體貼出來無
可無不可是孔子自己體貼出來主靜無欲是周子
自己體貼出來良知是陽明自己體貼出來能有此
體貼便是其創獲便是其間道恍惚疑似據不定如
何得間從來大賢大儒各人有各人之體貼是在深
造自得之耳

激烈不平之氣皆人心之天理賢者發之不肖者絕焉

眾人偶觸而輒散所貴乎學者常令此心之天理既不至絕而散亦不可過為奮激過為奮激便流入于使人節士憑理不憑氣認性不認情此不可不解

康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此語急宜理會蓋靜之一字殊未易言而動中習靜尤未易致易日良其背行其庭良背者心止其所而得靜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乎靜也見靜非寂然不動而習靜正不得離動考亭稱濂溪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陽明平叛徂擒甯藩羽檄倥偬之際但以靜行之蓋不

夏峯集

卷二

五

靜則神浮氣躁過則叢脞不及則遺忘安能有濟謝顯道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過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謂顯道能化及此輩遂稟學焉古人云輪刀上陳時有老衲坐禪消息凡事到手隨時隨應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殆庶幾焉余耄矣有志未遂切有望于同人

不可為而不為安其本分之常賢者皆知自勉不可為而仍為力挽江河之運非入聖人豈能任任當其才

則千鈞可加任違其常則一毫亦乖士當自量不可輕借口力不能縛雞而妄思搏虎其不為所噬者幾希

人有言雅懷每紬于俗慮濁福不降于清流余謂既率俗慮便非雅懷業名清流安得濁福福源無兩生之道除一分俗添一分雅去一分濁添一分清以清雅自負而仍溺于俗慮享此濁福者此天下人之同情奚足當豪傑之士

夏峯集

卷二

六

有包舉一世之意然後可以尚論一世之人有包舉千古之意然後可以尚論千古之人九德為天子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須九德可位置六德六德可位置三德三德可位置一節一藝如以不忠不孝之人而位置真忠真孝之事豈能明是非而定功罪乎曲學豎子未可輕饒舌也

問孔子分子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此何說也後子思子孟子俱論性命其旨與此同與否與曰道渾沌無名自子分天丑分地寅分人至分人而命始屬于人故曰分子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人各受陰陽剛柔

之性故曰形于一也中庸一言以備之曰天命之謂性固即夫子之旨耳然命與性同時昇賦孟子謂命也有性性也有命亦豈有異于夫子哉易曰盡性以至命謂性可以自主而命仍屬之于天故至誠至聖功夫只是一盡性

問聖人達天下萬世之情而無滯將何所學而能乎曰聖人蓋學于天者也天有典禮聖人因而惇庸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自一世而百世而萬世其典禮同則惇庸同循此是謂大順倍此是謂大逆順則下

夏峯集

卷二

七

齊國治而天下平逆則家破國亡而天下喪若響之隨聲影之隨形此不易之理也

觀人之法有三于人之所不敢爲者而孟浪爲之此雖過當然其氣不靡于人之所不堪受者而俛首受之此雖隱忍然其氣不躁有情雖不容已勢必不能赴而宛轉圖維務求其達此雖委折然其氣更雄此三者不可以觀無心胸之庸人而可以觀有血性之男子

伊川云有德之言如聖人說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如賢

人說聖人事也聖人說聖人事只是家常茶飯唯其有之故其言之親切而有味賢人說聖人事則明布條教望以爲的兢兢然惟恐其失墜焉孟子以後儒者垂訓立言大約皆賢人說聖人事也

張子厚見世人汗漫無守故教人以禮爲先欲其正容謹節有所持循明道則不然先教學者窮得物理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一從流處溯源一從源處溯流此中不無差別耳

每到事有難處便覺神思昏惰氣意消沮此之咎在心

夏峯集

卷二

六

體未透用功未純故有事與無事分小事與大事分體不足以運用而用每至于遷體果能深造自得當無此病痛

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沈深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并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并能化小人爲君子纔是聖賢心腸豪傑作用輕分門戶先橫已見奪小人應得之物予小人難堪之名無惑乎彼之無復顧忌而恣其反噬之毒也仁人君子有教養之責者俱宜念茲

士未以清節著稱猶可隨俗俛仰得一當以策勵立事

至素行皎然者斷不可苟于榮祿偷取一時如漢之
唐林唐尊俱以潔履者名于成哀之世號為二唐後
皆仕莽前修謂何左忌日二唐潔已乃黠乃汚豈獨
奔能汚人哉士君子不可不嚴自律也

人動噴人之欺我而怪其不情予曰第求我不欺人而
已矣我不欺人亦第平其情而已矣世人之狙詐相
高詐偽萌生者總之自見其情而不顧人之情一平
情自無欺人之事無欺人之語天下歸無事矣平情
自近情始能近情則處已不苟亦不貽人以不安此

夏峯集 卷二 九

中偽不得

古人論事辭不合經事不師古斷不敢輕與人爭余謂
卽有實際本領可以爭勝于言下然與其激言之不
如其婉言之蓋激則廢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
也不獨君臣朋友之際父子兄弟之間俱宜如此

古人一取一與各有攸當非可苟焉而已也與之當不
雖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閱貢不以一片猪肝累
安邑廉士固未易與也辭受取與之道叔世鮮克由
禮大凡與者取者總一貨之而已矣

以物讓入者當示之以可受而勿貽人以不安以度容
人者當勿露其所短而不使人有所愧貽人不安人
不見德使人有愧人且思中矣

士君子處亂世須以識為主不能識微而猥以雄才自
負好士而不能擇人則浮動之意氣輕羅法網從來
有心入以此取敗者不少咎只在不能耐
郭林宗是大有心人未嘗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潛用
其心日于衆人之中樊訓士類唯恐失一士當時猶
有范冉鄙其爲人者識趣不同好尙如此然正不足

夏峯集 卷二 十

爲林宗病顧冉何人見雖自僻亦不可無此人立身
俗中

陳太邱獨弔張讓康對山往詣劉瑾二事同類所爲辱
其身以爲入者也中人後生輩自不無范冉之見此
等熱腸婆心亦祇可自憊而不必告人若有矯然好
名之心便顧忌不肯前矣

庸人只見己之有能全不見己之有過所以爲庸人賢
人全見己之有過絕不見己之有能所以爲賢人
處事之道才識膽三者缺一不可然識爲甚胸中不先

具達識則才必不亢而膽亦不堅蜀孟光語任正曰
天下未定智意爲先以淳古之風而當未流之會了
一身一家之事而不足如何能出而問天下承千古
耶

竹林諸公縱情于酒以曠達自負跡其生平見魏晉之
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作用不
同皆由全身一念出之而達之一字實未易言山巨
源浮沈嵇阮之中居世則賢奸共賞居身則仕隱兼
收是大有權術人孫綽嘗鄙之言其仕不仕隱不隱

夏峯集

卷二

三

亦確論也王戎一貪鄙巧詐之人耳富貴已極而黃
鸞數語強欲分竹林之席人且見其肺肝矣嗣宗負
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然勸進之事將無不可乎叔
夜竟以才高識寡不免于禍反不若向子期劉伯倫
輩之得以天年終也豈識果不伯倫輩若耶以叔夜
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以伯倫輩之識用之以
伯倫之才有餘然其苦心極慮不過曰苟全性命于
亂世而已矣達之爲言恐諸公未可以將就承當也
善居己之長者切不可露人之短不露人短則人人皆

長矣集眾長爲一長則其所長也不亦大乎彼沾沾
以長自見而故以形人薄道也非享福之氣

執行路之人而語之曰汝欺心也彼必不甘受就英人
知士而頌之以謹獨彼亦退然不敢自承夫不甘受
者何心而不承者又何心也此豈有真假耶蓋本心
元不自欺行路不甘受可驗人心之皆有戒慎工夫
卽須臾不離道之君子到底無歇手之時彼自謂能
謹獨者皆所謂將就冒認者耳

夏峯集

卷二

三

往勢必至于坤復所積漸而往勢必至于乾此陰陽
消息自然之理雖聖人不能違若是聖人不幾于無
權乎非也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春秋之時霸功且漸
微矣孔子祖堯舜而憲文武春秋之世雖不能轉而
爲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千萬世賴孔
子而不墮所謂配天配地配無疆聖人之太極也豈
隨陰陽之氣數消俱消而息俱息乎從古來大聖大
賢皆于盈虛消息之中而有履滿守謙之道彼不能
持世而轉于世者何足爲有無重輕哉

問問譽而喜聞毀而怒何法以破之曰我本不能是而譽至是過情也將抱愧之不暇胡可喜我本無是事而毀至是求全也將進修之益力胡可怒是譽與毀皆足爲益我之地此便是眞實爲己之學此處不加學力則鵲噪鴉鳴皆應發嘆喜矣

學之淺深下于藏玉韞于石龍蟄于淵聖夷于愚故夫子曰不患莫己知遯世不知而不悔爲不厭誨不倦總歸于一默此中境趣非等閒人所能窺測也

不慕榮祿則心常優閒優閒則學也常篤一慕榮祿則不慕榮祿則心常優閒優閒則學也常篤一慕榮祿則

夏峯集

卷二

五

心多穴劇穴劇則學也常踈故欲俟功名遂而始從事于學者天下豈復有實學豈復有廉吏哉舉業卽在舉業上學簿書卽在簿書上學便是體用一源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爲死計則必思所以全而歸之矣吾見有爲子孫計者矣未見有爲身計者也爲身計則必思所以全而生之矣人有可以建天地者天地亦助之有可以質鬼神者鬼神亦避之全生全歸而已矣

此心無多地迷悟之介所關甚大一悟則上下古今皆

爲故物窮逼得喪俱是浮雲內聖外王于此取之而足矣一迷則父子兄弟盡成胡越耳目肝膽皆爲戈戟頑冥蠢愚去禽獸幾何哉

大凡語言文字到極快意時便有背道傷教之弊左氏去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譎近誣衰世之文濫觴于茲矣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夸加左氏豈誣也哉戰國策或以虞卿作矯詐鑿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譎詞巧岷嶷激肆蕩如于義矣莊

夏峯集

卷二

五

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獨六經四子之言深淳渾灑閱古今而光彩如新眞天地古今之至文也立義不本于經書者未有不流弊于異日者也士君子處三代之後不敢望其生而賢聖或瑕瑜不相掩或始瑕而終瑜皆仁人君子之所不忍棄也卽史冊中氣概儼然足爲天下後世標表而細究其生平不厭人意者亦多嘉其改過則當恕其前愆嘗見人評古今人物每以疑信之心施之悔罪之士令蒙不竭知之賜猶爲招疑樹譽之幟豈天地生生之意耶

人與人爲善之心哉

天下無不可爲君子之人而有不能爲君子之勢習與
衆君子居則難乎其爲小人也非甚庸愚卽欲不爲
君子不可得也習與衆小人居則難乎其爲君子也
非甚明睿卽欲不爲小人不可得也易內君子而外
小人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君子
不獨爲君子小人且恥其爲小人明王治天下聖人
平人情如斯而已矣故君子之待小人亦未嘗疾之
已甚也

夏峯集

卷二

三

先天之學道之體也體非可言傳故曰心由心出迹之
學也後天之學道之用也用有形可見故曰迹因迹
求心之學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出而有爲生入
而無爲死此皆陰陽屈伸之所爲故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

易之大綱曰聖人貴未然之防蓋古今治亂只在君子
小人復言七日來復是闢之于未然臨言八月有凶
是闢之于未然故邵子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
之具也

問曰用間接人待物只覺怙滯曰此便是未難而先計
獲也吾人心體與天地同流一爲私欲隔斷接人待
物安得遂合天則故物來順應非難而寂然不動爲
難發而中節非難而未發之中爲難天下歸仁非難
而一日克復爲難安人安百姓非難而修己以敬爲
難不憂不懼非難而內省不疚爲難居安資深非難
而深造自得爲難學者但置力于其難而不謀利不
計功則易者卽在其中矣

人看聖賢太高便不能合下承當只今世人所戀而不

夏峯集

卷二

三

能割者一刀兩斷便是大知大勇所謂克念作聖是
也明知其不是而前瞻後顧有載胥及溺耳于入乎
何尤

孔顏學術堯舜事業只是個隨分盡心而已果能隨分
盡心無一毫欺僞則窮達皆有位育在

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操其權而已實自
操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正乎外女正于內卽貧
窶終身而身型家範爲古今所仰盛莫盛于此矣如
身無可型而家不足範當興隆之時而識者已早窺

其必敗矣

問如何使不性急不負氣曰我最怕世人不性急不負氣也見善當喜聞惡當怒有一種不性急之人不唯善不喜惡不怒且有喜人所怒怒人所喜者此性之急與不急之驗也見賢當思齊見不賢當自省有一種不負氣之人不唯不思齊不自省且忌人之勝我而妒人之不如我此氣之負與不負之驗也子能急所當急如飢而食寒而衣則善矣負所當負如升諸天如墜諸淵則善矣

夏峯集

卷二

三

問繼善成性作何分別曰在造化爲善在人物爲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焉文清薛子曰

人心虛靈最不可有先入之見然不可不以六經四書爲先入之見心有主始不爲旁門曲學所亂亦所謂先立乎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無血性不可以爲人有血性終不可以語成人凡憤激節烈之事皆從血性而出到得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廉勇藝之可名矣至誠至聖與天同體與天同用

歸結於身不過一喜怒哀樂中節而已憤激節烈之事未免猶有意在

問陽明子謂博約是一齊事人多病其失序曰子十年讀書將前五年專用之博文後五年專用之約禮耶抑隨博隨約隨博耶隨博隨約博中約也隨約隨博約後博也故陽明之言曰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知此則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又何疑焉

夏峯集

卷二

三

境二換而頓失其故恒人之情也閱萬變而不改其常至人之心也至人之心與天同運風雨露雷晦明寒暑無日不轉換而於穆之體自如純亦不已非天不足以及擬至誠非至誠不足以同天天與至誠一而已矣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識得此分原定則我大而物小無處非素位也大行可窮居亦可不識此分原定則我小而物自大無處非願外也窮居不可大行更不可同此樂育之乾坤不能履道